

金像奖的“中年危机”

王以赫

4月15日，一年一度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但在这一片繁华的背后，香港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业所面临的隐忧与危机，足以引起所有关心与热爱香港电影的人的关注。自1982年创立至今，香港电影金像奖已成功举办了31届。作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电影颁奖礼活动，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都是香港电影人心中的“奥斯卡”，也是香港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奖项，乃至整个华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奖项之一，与台湾金马奖、内地的金鸡百花奖并列。但是，“人到中年”的金像奖，仍然面临着很多隐忧和危机。

合拍片隐患：“港片已死”？

本届金像奖提名最佳电影的5部影片《桃姐》、《窃听风云2》、《龙门飞甲》、《夺命金》与《让子弹飞》中，不难发现，其中有4部都属于所谓“合拍片”的范畴，还好有杜琪峰导演的金融惊悚片《夺命金》为纯正的香港本土电影撑了门面。而在获提名的合拍片里，除了《让子弹飞》之外，在其他影片的出品方里，我们都能看到内地影视大鳄博纳的影子。也就是说，一家内地民营电影制作公司竟然占据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有价值奖项提名的3/5，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其实，自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定，放眼近年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合拍片的分量已经越来越重。也正因为此，熟悉香港电影的影迷们也许会有感慨，曾经的“香港电影”有些变味了。在包括刘伟强、陈嘉上、陈可辛、王晶在内的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淘金的大背景下，香港电影和自己原来的艺术传统

开始渐行渐远，以至于许多人为怎样定义香港电影产生了困惑。这也成为困扰许多香港电影人的问题。

由于亚洲范围内韩国电影的崛起，香港这个昔日“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急剧下降。残酷的事实使得香港电影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地。因此合拍片这种新类型也就应运而生。由于迥异的审查制度，香港电影工业原来引以为傲的众多类型化作品，如恐怖片、警匪片、黑帮片等都很难进入内地市场。那么就只剩下爱情片、古装喜剧以及“政治正确”的警匪片。但长期浸淫在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下，戴着镣铐跳舞的香港导演们并不那么得心应手。如果说当年陈可辛导演的《如果爱》为两地合拍片开了个好头，那么接下来香港导演为内地市场量身定制的作品中许多都缺乏新意且质量不高。比如《画壁》、《白蛇传说》、《杨门女将》甚至被称作是烂片。刘镇伟、刘伟强、陈可辛、王晶这些香港电影界的翘楚，并没有给内地观众交出太满意的答卷。另外，香港电影在香港本地的表现也在下降，比如去年香港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网络上不无影迷感慨“港片已死”。但香港导演到内地拍片也是大势所趋，那么如何在内地与香港的不同市场、不同观众、不同趣味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恐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将关系到香港电影的未来。

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不足

香港电影人才的“青黄不接”，在这几年的金像奖评选结果

中可见一斑。比如今年《桃姐》最终以5项桂冠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但其实摘得最佳导演的许鞍华，以及与其竞争的杜琪峰，都是香港影坛的老面孔了，两人都先后3次捧得最佳导演的殊荣。许鞍华推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时，此次金像奖的主持人 Angelababy 都还没有出生。不妨再来看看获奖名单中的其他名字吧，倪匡、张叔平，几乎没有多少新鲜面孔出现。以最佳男女主角来说，刘德华、叶德嫻合在一起年龄超过110岁，香港的新生代演员似乎还没有太成气候，显得乏善可陈；而最佳导演提名人里全部都是已摸爬滚打20年以上的资深导演。这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丝忧虑，电影业最依赖创意，而创意的背后是人才。但年轻电影人的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观众对于香港电影的信心。从这一点来说，香港电影业需要找到共识，积极培养新人，让他们更多地能有表达的机会。毕竟，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未来电影的生存空间也会受到一定的挤压，要想赢得习惯上网的年轻观众，香港电影必须及时实现“世代交替”，人才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金像奖还存在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比如动作明星和武侠片都很少获奖。影响力大如成龙者，8次获得金像奖提名，但最终也都是铩羽而归。另外在对于新技术的运用方面，评委们似乎也显得有些“视而不见”，比如号称第一部真正3D华语电影的《龙门飞甲》，尽管徐克也拿到最佳导演的提名，但最后还是只拿到了一些技术奖项。金像奖的评判标准似乎还是更看重传统上的“人文关怀与艺术价值”，这点从历年的最佳影片中可以看出端倪。

倪。这种标准固然无错，但金像奖是不是也应该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同时，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呢？

需要更加开放包容

最后，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在公众和专业人士的心目中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然而在这几届提名公布后，总会有人表示质疑，认为金像奖搞“区域保护”。客观地说，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即便在内地、香港合拍蔚然成风的今天，金像奖入围条件仍然对于主创的香港身份有要求，比如最佳导演候选人必须是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影片的工作人员中最少有6个项目必须是香港居民。

一方面来说，这种政策本身没有错，因为香港电影金像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鼓励香港电影创作，这是金像奖的宗旨。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市场因素与发展前景，香港电影金像奖走出自身的小天地似乎又是必然的。尽管奥斯卡奖从某种意义上区域性特点也很明显，至少非英语影片一般只能参与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但美国本身的电影市场决定了它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另外好莱坞电影工业也早已高度国际化了。那么对于面积狭小的香港而言，这种优越的先天气条件并不具备。所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未来只会更加明显的内地、香港联系紧密的趋势，我想这应该是金像奖主办方需要认真思考的。总的来说，香港电影金像奖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恰恰是整个香港电影业下滑趋势的一个缩影。只有积极应对，方能让香港电影拥有更璀璨的明天。

《饮食男女2012》的中国式情感文化

谭 苗

《饮食男女》是一块金字招牌，在这个“台面上是饮食，台面下是男女”的故事里，有徐立功、李安、王蕙玲等璀璨的主创名单，也有当年台北生活的风土人情。一部电影写一个城市，写一个年代的点点滴滴，写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互相爱却无法走近的距离，对于电影里的中国式情感表达来说，17年前的《饮食男女》与《饮食男女2012》有着同样的惊喜。

作为一部等待了17年的续集，《饮食男女2012》与当年的《饮食男女》相比，依然是讲饮食，依然有男女，依然围绕家庭，只是时光已经流逝到了2012年。王蕙玲作为唯一一个经历两部作品的演员，她所饰演的白苹这个角色不仅延续、承担起了一个家庭从台北到杭州的穿梭，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穿越。

剧本初稿所确定的老年人的故事线索和情感脉络，在全剧中基本被沿用。我在其后几稿中对于两个女儿的故事进行了重新的编排。《饮食男女》中3个女儿的情感故事都是很有时代特征的，具有台北生活的鲜明痕迹。但时空发展到2012年，现代社会男女青年的情感问题则越来越成为问题，“80后”的婚姻状态究竟如何，可能还有待社会学家、伦理学家进一步研究判断。因为剧中老一辈的情感承载了太多的痛苦，所以两个女儿所经历的情感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没有第三者、没有畸形的恋爱关系，没有恶搞。就是简简单单，在单纯中看出平淡，看出年轻人不甘于平淡，到最终理解细水长流胜过一切轰轰烈烈。

要写恨是容易的，比爱更加容易。但是之前1994年版《饮食男女》让我感受到最大的魅力在于克制。这份克制是李安的电影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再大的波澜，哪怕历经生生死死、重重劫难，在他的镜头下也就是一个淡



淡的微笑。我理解所有声嘶力竭的呼喊都是属于琼瑶剧的，而《饮食男女2012》的美感也应该传承那份平静。当年王蕙玲落笔在各种男女交往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与观众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让人回味，让人在不经意间莞尔，体会到疼痛，这种感觉也正是我剧本创作初衷所在。

《饮食男女2012》电影的核心，是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中国人讲究“家、国、天下”，在任何时代，不管社会价值取向如何改变，家庭始终是维系社会的精神所在。片中人物由离散到聚首，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他们之间情感的处理方式，都符合中国式的伦理观念。

家庭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甚至于需要以某种仪式感来证明它的格外神圣重要。所以在《饮食男女2012》中，士哲要求女儿们每周一定在家里吃一顿饭。所以白苹会为了张全不远万里跑来杭州各种挽和，所以瓦儿会为了保护士哲的餐厅而选择辞

职。在《饮食男女2012》里，每个人都对家做出了自己的注解。在这里，家是一顿饭，是士哲开了30年的餐厅，是一道传承半个多世纪的名菜。将男女情感与家庭存在形式联系在一起，比单纯的一纸婚书对年轻人来说更加具有具象的说服力。在任何时代，不管社会价值取向如何改变，代沟如何存在于两代人中间，家庭始终是维系一国、一家的精神所在。

而如果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一对恋人因为战争分隔，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关于找寻的，男女主人公一定会突破重围。《廊桥遗梦》中弗兰西斯卡为了家庭所做的牺牲曾经轰动一时，但是这种故事在中国则会显得那么的稀松平常，因为中国式情感是可以关于等待的。长久以来，中国人理解的情感都并不一定是长相厮守、远走高飞，他们可以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主义而淡化个人诉求，因为这种牺牲所带来的崇高感可以淹没一切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所带来的个人快感体验。一个人可以几十年做一道

菜、想一个人，这便是爱、是等待。这是一种中华民族对于情感流露的特质化理解，而不是美国爱情片的类型处理方式。

中国电影本来就应该立足于这种不相同的民族情感差异和民族文化特质。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市场，台湾电影总是带给我们一些不断的惊喜，不论是《翻滚吧阿信》还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台湾电影对于台湾文化的展现，对于当代人现实的观照总能让观众在看后不禁莞尔。作为一部合拍片，一部在台湾和大陆同步上映的电影，《饮食男女2012》其中的文化融合，对于传统民族情感的观照想必也是影片最大的长处所在，这种传承不仅仅由于17年前李安所开创的《饮食男女》的电影品牌，更是根源于电影市场本身的需要，就如同影片中的素食展现一样，不仅仅是指美食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追寻的更加极致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源于传统积淀的情感纯粹。

（作者系电影《饮食男女2012》编剧）

1988年在北海团城(艺海轩)举办首次个人绘画展；1991年出版第一册《颜珍画集》；1993年《版纳风情》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亚太地区水墨画大赛获得“新作特别金奖”；1997年电影剧本《幸运组合》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2003年20集电视连续剧《锣鼓巷》被购买，2008年拍摄完成；2005年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艾丽丝的圣诞礼物》被购买并拍摄完成；2007年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百花深处》被购买……

如果上述成果归属同一个人，你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两种看似迥异的艺术形态，为何会在她的身上集中展现？她又何以同时对这两者产生浓厚的兴趣，继而驾驭自如？

颜珍的回答是，她通过影视剧作与美术创作来感触世界。在她的眼里，前者更加激烈与愤懑，后者更加平静与安详。在这种火与冰的交织下，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胡同三部曲”述说北京情怀

《锣鼓巷》、《百花深处》、《烟袋斜街》，这是颜珍创作的“胡同三部曲”。前两部已经被拍摄成电视剧并相继播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最初的设想是分别想写胡同中所发生的官宦、平民、王府的故事。”她说。

在《锣鼓巷》中，颜珍讲述了一件宝物、两代恩怨、三户人家的情仇。颜珍和锣鼓巷有着很深的缘分，她工作的北京画院此前就在锣鼓巷附近的雨儿胡同，“以前的南锣鼓巷很古朴，那些建筑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侵蚀都变得很旧了，但是你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正是这种对锣鼓巷的深厚感情，一个发生在锣鼓巷里的兴哀故事在她心中逐渐成型，想要记叙老北京胡同历史、宣扬地域文化的情绪越来越强烈。《锣鼓巷》因此应运而生。而另一部《百花深处》，则是以以北京称谓最美的3条胡同：杏花天、芳草地、百花深处为背景，以3个女子父辈的一个悬疑案子，讲述了她们被无辜殃及的命运和身世。

“喜欢写作，其实是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颜珍告诉记者，小时候她的父母都在中影公司，当时中影给员工的福利就是每个周末都会放电影。她也因此看到了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电影。得天独厚的资源，耳濡目染，她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喜欢的就是简单朴素的语言风格，完全按照剧本的形式来走，很少有描写、抒情之类，所以给后期的影

视改编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她说。

《谁来伺候妈》聚焦老年人赡养问题

本报讯 关注老年人赡养问题的家庭伦理大戏《谁来伺候妈》日前登陆北京卫视。该剧由表演艺术家彭玉领衔担纲，用轻松幽默的轻喜剧形式演绎了林家的酸甜苦辣，真实再现了“中国式老人”的生存状态，并结合了“啃老族”等热门的社会话题，引发各界观众的关注讨论。

作为余淳导演《老牛家的战争》的“姊妹篇”，《谁来伺候妈》此次将



视改编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她说。

在“胡同三部曲”中，既能看到不少现实生活的影子，又能看到被还原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我总认为，需要把故事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这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事件作为大背景，这样写来，它的可信度才比较高。”写作过程中，颜珍不仅阅读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使得邵飘萍等人的形象在剧中真实可感，还研读了各种与胡同相关的民俗书籍，体味老北京文化的独特韵味。“刚开始写的时候会特别有兴趣特别兴奋，有时候经常会一天十五六个小时并喷式地写，特别精神。”颜珍说，“但遗憾的是《百花深处》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时，比较粗糙，里面很多精彩的部分，如‘王子兵变’等历史事件都没有了。这或许是商业化的悲哀。”

闹中取静 我有一支生花妙笔

美术专业科班出身的颜珍，血液中流淌着父亲颜地的艺术天分，又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独特灵气。“绘画一定要有好心情，心要特别静。一般来说，我认为作画时自己的心理活动以及所处的状态比较干净。而与之相反，很多愤懑，则是需要靠写东西去发泄。”

颜珍的居所，也是一处闹中取静的所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处可见各种绿色植物。“樱桃树、柿子树、杏树、李子树、核桃树、山楂树、葡萄架……”颜珍向我们一一介绍。朋友称她的花房为天然氧吧。丈夫方子哥给她起了个别名“花仙子”，这里的三株芭蕉，本来都已经奄奄一息了，经她媳妇悉心照顾，很快就恢复了活力。”方子哥自豪地说。平时要是看到有被丢弃的花草，颜珍都会带回家来，悉心照料。“毕竟是一条生命。但凡还有绿，就想往回捡。”她说。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颜珍认为，绘画与影视是最好的动静结合的表现所在。“比如尹力、冯小刚、霍建起等人，都是搞美术出身。在她的理解中，绘画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平面里去塑造氛围。而影视与之相同的一点

在影视与绘画中完成自我表达

本报记者 钱 力

是，也需要把流动的时间的氛围融入整个拍摄过程中。“比如尹力所执导的《无悔追踪》，就是把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人物环境还原得特别好。而这是非美术科班出身的人难以做到的。”她说。

颜珍的画介于工笔与写意之间，自成一体。她主要喜欢画花卉还有动物。获得内地、香港、台湾联合举办的“新人新作绘画奖”的作品《妙龄》，画的是美丽绽放的郁金香，仿佛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获得亚太地区水墨画大赛“新作特别金奖”的作品《版纳风情》，画的是以西双版纳风情为背景的两只开屏的孔雀。“人物我很喜欢，因为我认为人特别善变，而这种变化多端，我希望通过我的另一支笔——影视剧来酣畅淋漓地抒发。”颜珍说。

“她的血液里有着山东人的耿直和正义，这是我很钦佩的。”方子哥笑盈盈地看着妻子。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颜珍说，她喜欢很随性的感觉。

日前，颜珍正在紧锣密鼓地写作“胡同三部曲”的第三部——《烟袋斜街》，此外，还在创作另一部影视剧本《白衣飘飘的年代》。

《无问西东》演绎青春不朽传奇

芳芳说，“无问西东”四字来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指的是美好的德行和与人为善的言辞是青春飞扬的根基。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纷繁的选择。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坚守原则，才能勇往直前，无问西东。

章子怡透露，该剧剧本十分精彩，她在看过剧本3天后就决定接演，“剧中人物角色的刻画非常丰富，这个角色是一个新的挑战，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创刊

固了其音乐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袁军在致辞中对《音乐传播》杂志的成长提出了殷切希望，期待《音乐传播》能够不断提升理论水平、文化品位，加强与政府、社会的联系，发挥在音乐传播科学研究领域的引领辐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

组召集人仲呈祥在致辞中回顾了《音乐传播》的办刊历程，并对《音乐传播》的学术品位等方面提出了期望。

《音乐传播》是一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文季刊。其办刊宗旨为：刊载音乐传播及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成果，探索音乐传播的基本规律、特点和方法，提供音乐传播领域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我国音乐传播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